

隨夫行善 以愛以德傳家

高翁彩尉（二十三號）訪談紀錄

訪談／

江淑怡、魏玉縣

記錄／

魏玉縣、沈昱儀、林秀女

時間／

二〇二二年一月三日、
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九日

地點／

高翁彩尉家

【經典語錄】

對的事，做就對了。人家有需要我們，我們就去做。

【主述者簡介】

一九三〇年八月，高翁彩尉出生在臺北大稻埕，被翁姓鄰居收養後，遷居臺中大甲。一九四八年與高日華結婚，之後兩人在二十二號慈濟委員李文塗接引下加入慈濟；一九八〇年，夫妻一起皈依證嚴上人，先生法號「思悟」，她的法號「靜道」。在志業參與上，他們承繼李文塗的二十二號委員號，她在先生的幕後護持，負責家務，或代替先生前往花蓮靜思精舍，協助準備冬令發放事宜，讓先生能專注於事業與在地的訪貧扶困工作。直到一九九四年先生病逝後，她才走到幕前，參加培訓，於一九九八年受證委員。二〇二三年初，高齡九十三歲的她在一次勤務中腰椎受傷，才暫停慈濟勤務。



慈濟菩薩這條路，高翁彩尉一走四十多年，用身行教育子孫要知福、惜福，回饋社會。照片為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，她與家人為曾孫慶生，四代同堂合影。（圖片／高翁彩尉提供）

一九三〇年八月，我出生在臺北大稻埕的一個三合院裡，那裡住著很多戶不同的人家。兩個多月大時，就被其中一戶姓翁的人家領養，之後帶著我搬來臺中大甲。這些事情都是聽阿嬤和媽媽說的，我六歲時（一九三五年。受訪者慣用虛歲，全文皆以虛歲表述），人已經在大甲了，那年發生大地震¹，我還有一點記憶。在這之前的事情我就知道了，跟原生家庭也沒有來往。

媽媽把我抱回家的時

候，她才十五歲，還沒結婚。因為是獨生女，很想有一個妹妹來作伴，所以看到隔壁鄰居生了小女孩，就是我，樣子很討人喜歡，就想要抱回家當妹妹。阿嬤跟她說：「不行啦！我那麼多歲了，以後顧不到，妳如果想要抱回來，就要當妳的女兒。」但是媽媽堅持不要，所以在領養後的戶口登記，我的媽媽是寫阿嬤的名字，我和媽媽就成了「姊妹」。

後來媽媽嫁人，還是住在大甲，我和阿嬤有跟著過去，她是爸爸的第三個太太。我七歲的時候，全家跟著爸爸去臺中開公司，做「博期米」（臺語，指米穀期貨），也就是「博米價」（臺語），早上才有營業，就像黃金，每天的價錢都不一樣。

公司就在現在臺中火車站前的那條街（即成功路），名字叫做「三六」，隔壁的公司叫「三本」，再來是「三菱」，路口三角窗那一間，叫做「三田」，後來改成物資局²。當時整條街都是日本公司，只有兩家是臺灣人開的。

那時我讀的國小叫さいわい（臺中幸公學校）³，全校都是女生，就在臺中一女（現臺中女中）的隔壁；對面是日本學校，叫做「明治」（現大同國小）。讀

到十歲時（一九三九年），日本政府規定，爸爸做的那種行業不能再做了⁴，爸爸就帶我們再搬回來大甲，並且開了一家碾米廠，生意做得很好。

臨時搬回大甲，要轉學到大甲南國民學校（現文昌國民小學），但擠不進去，爸爸就拜託大甲的朋友幫忙，請學校讓我進去讀。讀了一個學期後，因為阿嬤住不習慣，我又跟著她搬到臺中，並且重新回到さいわい國小讀書，直到畢業。畢業時我十五歲（一九四四年），阿嬤往生了，所以我又回大甲跟媽媽住。

我跟師兄結婚（高翁彩尉慣稱先生高日華為「師兄」，以下以此表述），是因為他二姑的婆婆，是我爸爸這邊的親戚，她介紹的。我十八歲（一九四七年）嫁給他的時候，他二十二歲，我們總共生了兩個男生、兩個女生。大女兒（高薰貞）一直沒有結婚，五十二歲時（二〇〇三年），因為生病往生，到現在（二〇二二年）也將近二十年了。

師兄十歲讀小學，十六歲畢業。那時是住在金華路的老家，附近有一間王爺廟（頂山陞德宮）和土地公廟，土地公廟旁是大甲菸酒配銷所，他走路外出或回家幾乎都會經過。配銷所的人看他長得一表人才，在他小學畢業沒多久，就要他到

配銷所上班，裡面的主管還主動教他記帳的方法，所以他後來是做出納退休（一九九一年三月一日，隸屬單位：公賣局臺中分局大甲配銷處）。

結婚後，師兄希望我專心帶孩子、做家務，所以我一直沒有上班，就在家裡煮飯、洗衣服。不過，那時候有很多做草帽的生意人會來我家附近，找女人家做代工，所以我有時候也會拿一些來家裡做，多多少少賺一點錢，我的孩子有時也會幫



大甲、苑裡等地出產蘭草，在臺灣家庭代工盛行的年代，當地的婦女多少都能編織蘭草蓆、帽等物品補貼家用。圖為二〇〇九年七月十二日，高翁彩尉（左）在清水靜思堂，為志工示範如何編草帽。（攝影／林成章）

忙做一點。

金華寺共修 與慈濟結緣

每月農曆的初一，師兄都會到家裡附近的金華寺（尼眾道場）拜拜。當時金華寺的住持是正定法師，但師兄比較熟的是正戒法師，因為正戒法師每次外出回返時，都會經過配銷所，有時候會進去配銷所化緣。有一次我們去金華寺禮佛時，正戒法師告訴他：「高先生，我們這裡禮拜天都有在共修，來這裡共修很好，你們夫妻就一起。」法師一直鼓勵我師兄，他就回應法師：「好。」

禮拜天到了，我提醒師兄說：「我們不是要去金華寺共修？」他說：「不知道有沒有男眾，如果都是女眾，就不要。不然，妳先去看看？」我就去看，有三個男眾，後來才知道，其中一個就是李（文塗）居士。大家都在共修了，我就回來告訴他：「有啦。」他才去參加。

共修結束後，李居士把師兄拉去應接室（知客室）說話，講了很多關於花蓮師父（證嚴上人）救濟貧民的事情。後來我們每個禮拜天都去共修，李居士都會跟

我們說花蓮師父的事情，說他是如何在（靜思）精舍清修，又是如何帶著一群人在做慈善救濟的工作。

正戒法師一直鼓勵我和師兄到金華寺皈依，所以我們就皈依了，那時候剛好是（一九七六年）農曆七月⁷。我們本來是要皈依正戒法師，剛好住持師父正定法師回來，正戒法師就客氣，要我們皈依住持師父。因為正戒法師比正定法師的輩分較高，所以我們後來就稱正戒法師「師伯」，我的孩子都用臺語稱他為「伯公」。

那天皈依之後，師兄就在大殿打坐，（正定）師父問他要取什麼法號。聽到師父這麼問，他就站起來往外走，邊走邊想，眼前突然慢慢飄過一道亮光，飄到柱子上時，竟現出了一個「悟」字。他心裡想說：「有意思，有意思！」

因為他曾經說過要在五十歲修口，跟我一起吃素，而皈依那年又剛好是五十歲。他把想法告訴師父，師父就給他取了「法悟」；因為我們是夫妻同修，所以師父給我的法號是「法道」，兩人合起來就是「悟道」。

說到打坐，其實我師兄要打坐，不用用手拉腳，就能把腳盤起來，變成蓮花

座。而且他從小就不愛吃肉，只是因為工作的關係，有長官來大甲，就要去應酬，要喝酒、吃肉。雖然他從皈依後就吃素了，但很可能年輕時喝酒就是跟朋友一人乾一瓶，酒喝多了，後來才會肝硬化，在一九九四年往生，那時候他才六十九歲……

造訪靜思精舍 迎回佛陀舍利

到金華寺共修一陣子之後，（一九七七年）李居士就說要帶我們去花蓮見上人。我們一群人去，正戒法師的身體不太好，所以他和李居士搭飛機，其他人就坐公路局的車，從中部橫貫公路過去。

去到花蓮靜思精舍的時候，我跟著上人、師伯和李居士走進一間小廳，如果再走進去就是上人的房間；廳裡立一個龕，裡面有佛陀舍利，是人家拿來給上人的。走出來後，我大膽地跟師伯說：「師伯，師伯，我們跟師父要一個舍利回去，好嗎？」師伯和李居士真的就去跟上人說，上人也答應了。我們看好了日子，就從大甲邀了兩部遊覽車，總共四十多人，往精舍請舍利回大甲。

在前往花蓮的路上，我們的遊覽車開到一個地方，外面忽然暗了下來，看不清楚前面的路。這時候，佛祖好像顯靈了，就有一臺計程車出現在我們前面，司機於是跟著車燈慢慢移動。車裡的師父說：「不用怕，快念佛，念佛！」大家坐在車子裡面，就開始專心念佛。

我們到精舍時，已經下午了，大家三步一拜¹⁰進到精舍。精舍常住師父後來告訴我們，他們算時間，我們應該要到了，卻沒看到車子來，怕我們是發生危險了，他們很緊張，就趕快打電話到金華寺。金華寺這邊，沒有去花蓮的師父接到電話，也很緊張，就在大殿一直誦經拜佛，希望我們能平安到達精舍。

真的，那時候也不知道是哪裡鑽出來的計程車，就這樣在我們前面，像一盞燈。我們的司機看著燈，就一直跟著到花蓮，順利請舍利回來。

金華寺後來有改建，那顆舍利現在就放在正殿的佛龕裡面，讓大家去看，共修時讓大家都拜。聽說如果是運勢不好的人，看到的舍利是黑黑的；運勢好的，看到的舍利就會紅紅的。我靠過去看，是它的原型，後面好像有佛光。

受上人精神感召 願在大甲發揚慈濟

一九七八年，師兄自己到（靜思）精舍打佛七¹¹。一九八〇年五月時，我跟他一起去打佛七，結束那天，上人說：「有要皈依的人，就站出來。」我們就走出去皈依上人。因為曾在金華寺皈依，就參考當時的法號，師兄叫做「思悟」，我就是「靜道」。

在精舍時，聽上人講他當時是如何出家的，又是怎樣在做訪貧跟救濟的事情。我師兄以前就聽過李居士談起，現在又聽上人親口說，他很感動，就說：「師父，您的精神，我要帶回去大甲，我要把感恩戶¹²的資料拿回去辦。」

他回來後，很快就去看個案。那時候，臺中的大甲、后里、梧棲、清水、大雅、大安，苗栗的苑裡、通霄等地，只要有人通報，他就會去看，看了回來，才跟李居士商量要怎麼幫助那些個案。

當時在溪埔仔，有一對七十多歲的夫妻，先生的背部長了很大的瘤，沒辦法走路，師兄還去揹他出來給醫生醫治。後來他往生了，師兄幫他辦理後事，之後還一直去關心那位太太，直到她往生。



內政部為表揚慈濟委員協助政府辦理社會公益慈善事業的辛勞，分區舉行頒獎典禮，中區於一九九一年二月一日在臺中省立圖書館中興堂舉行，表揚臺中、桃園、新竹、苗栗、南投共三百一十九位委員。部長許水德（前排中）與證嚴上人、委員代表（後排右二為李文塗，右四為高日華），一起合影留念。（圖片／高翁彩尉提供）

還有一個人的腰受傷，要換人造骨。人造骨要花很多錢，這個人沒有錢，那時慈濟也沒什麼錢，師兄爲了替慈濟省錢，就透過一個認識的朋友介紹，在臺中太平那裡找到一家診所，跟醫師談好人造骨的價錢，再去請一位大醫院的醫師，到那間診所幫這個人手術。

診所免費提供設備，而那位醫院的醫師知道我們都是在幫助人，所以手術也不拿錢。被師兄感動而

不收費的，還有一位計程車司機——有一次他和李居士坐計程車到山裡看感恩戶，結果司機跟他們說：「你們是做善事，我不跟你們收錢。」

這些都是師兄告訴我的，因為我沒有辦法跟著他去看個案，他都是騎腳踏車，或是用走路的。有時候剛好有菸酒配銷所的車，要送貨去別村的雜貨店，他就會搭便車去。

不過，搭便車也會遇到突發狀況。師兄曾經搭便車去日南、苑裡一帶，那天天氣熱，他把夾克脫下來，皮包放在夾克裡。途中，他暫時下車問路，結果車子開走了，夾克還在車上，他只好走路回來大甲。後來我問他，怎麼不跟雜貨店老闆借錢？師兄說：「不用啦，麻煩啦，我就用走的回來。」師兄對自己就是都這麼省。

借用金華寺 辦慈濟發放

慈濟每個月會固定發放物資給感恩戶，大甲還沒有成立聯絡處的時候，都是借用金華寺作為發放的場地¹³，在農曆的每個月初一舉行發放。



大甲慈濟志工一九九一年二月十日在金華寺舉辦冬令發放，高日華（左二）將過年紅包一一發給來自大甲、外埔、大安、清水、苑裡、通霄等地的感恩戶。（圖片／慈濟基金會提供）

TZU CHI FOUNDATION



一九九一年二月十日冬令發放圓滿後，大甲慈濟志工與金華寺法師、慈濟感恩戶合影。前排法師左起為：圓懿法師、正體法師、正定法師、正戒法師、觀靜法師；後排志工左起為：陳三寶、李文塗、吳本、許素芬、林素惠、張瑞蘭、鄭文卿、高日華。（圖片／慈濟基金會提供）

花蓮（靜思精舍）那邊把東西寄來金華寺，正定師父他們跟我師兄會去整理。因為師兄還要上班，所以是由金華寺的師父在發放，只有在遇到假日的時候，他才能去。如果感恩戶不能來金華寺領，師兄就要利用假日時拿去給他們。

有一次，師兄去大甲的另外一邊送物資，一直到很晚才回到家。他跟我說：「今天在那附近繞了好幾圈，因為地址不熟悉，又沒有雜貨店可以問。」我當下沒聽明白，還問他：「走好幾圈，要說什麼？」師兄說：「不是啦，就是很遠，還要問路。」

所以我受證後，有一次在會議上聽大家報告訪視的個案，很多人都說訪視很辛苦。我告訴他們，以前高師兄沒有機車，都騎腳踏車，如果遠一點的，就要搭便車再用走路的，可是我都沒聽他說辛苦。大家現在都把車子開到路口，一直到車子進不去，才走路去案家，問一問出來，再坐車回來。這哪有什麼辛苦？怎麼可以一直喊辛苦！

農曆年前 代夫到花蓮幫忙發放

靜思精舍在農曆過年前都會辦冬令發放¹⁴，會事先準備應景的食材，像米粉、木耳、香菇之類的，以及要給感恩戶至家人的衣服。這些要發放的東西跟衣服，上人會事先跟大家商量，還會請人到感恩戶家裡幫他們量尺寸，記錄下來。

過年前是師兄工作最忙的時候，他不能去精舍幫忙，我就代替他去。我大概都是（農曆）十二月十五日左右去，二十五日一定會回來。那時候去花蓮，要先到豐原搭公路局的車，從中部橫貫公路過去，後來有火車了¹⁵，就從臺北去。我大媳婦當時已經生三個孩子了，她後來又生了兩個，總共五個。她那時候很支持我，不曾說：「妳不要去啦，我沒有辦法顧厝。」我都把家裡的事情放著，就回去花蓮幫忙。

有人會送舊衣服來精舍，一整堆的舊衣服，我們就看一看、摺一摺。因為事先都有去量感恩戶家人身體的尺寸，所以就看看，這件衣服適合哪一個穿，就把衣服整理好、放好。要給感恩戶的物資，常住師父們也打包得很仔細。

發放當天，我都在廚房幫忙，要準備中午三十桌的飯菜。有一些師姊的孩子已

經讀高中了，也都會回來幫忙，工作好像要用搶的。真的好懷念以前一起做事的時候。

冬天，常住師父怕我們感冒，用芥菜煮蕃薯，大家吃得好高興；又煎鹹年糕，也很好吃，是花蓮的師姊做的，她們都很厲害。我們做一做就休息、吃點心，一天三餐加點心，算一算總共吃五頓。上人自己很節儉，卻不怕來的人吃。

有一年¹⁶，發放當天的午餐改成打便當，因為打便當比較清閒，我隔年就沒有再去花蓮了。因為一趟路那麼遠，而且去了沒幫到什麼忙，還要吃五頓。但是後來好像又換回辦桌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因為後來就沒有再去幫忙了。

佛佛道同 相互珍惜

金華寺的正戒師伯一直都很護持上人，曾經告訴我和師兄：「師父（上人）是佛教的寶貝，要顧好。」所以知道我要去花蓮，就託一些東西要我拿給上人。我的身體不大好，花蓮冬天又常常下雨，又濕又冷，我要穿很多件衣服，但洗了又不會乾，所以都要多帶好幾件。行李這麼大個，我就跟師伯說：「弄小包一點

啦！」

從花蓮要回大甲了，換成精舍的常住師父交代東西給我，說是上人要我帶回去給師伯。我說：「那麼多，我提不動。」又補充一句，「這樣不好喔！師伯有吩咐，不要再提東西回來。」

常住師父不敢拿主意，要我自己去跟上人講。沒辦法，我只好跟上人說：「師父啊，我沒辦法幫你提那些回去，我自己行李很多。而且師伯有說：『不要提東西回來。』我如果提回去，他會念我。」

上人聽了，輕輕地笑了一下，沒有回應我，但是要回來的時候，就只剩下一點點，小包的。我實在很大膽，竟然真的這樣跟上人說。但是沒辦法就是沒辦法，我要擠公路局的車，到豐原還要再搭車回來大甲。

再說，過年期間，我也要拿給感恩戶的紅包回來，如果弄丟了，是要賠錢的。我把行李的最底下先放一些衣服，中間那層放紅包，上面再放衣服。紅包不可以放在最上面，因為若有人從行李上面割開，錢就會被拿走，所以就放在中間。要去上廁所的時候，行李也要顧緊緊的。

有時候，天色很暗，如果有人要搶，會搶肩上揹著的這個小背包，不會去搶那一大包的行李，會以為裡面是衣服，不會知道重要的東西都在裡面。我一個人，就這樣揹著行李，回到大甲車站，再走到三合院（高日華老家）的店仔口那邊，師兄會在那邊等我。

以前金華寺的師父常會在過年後帶著弟子到花蓮參訪靜思精舍，師父們因為年紀比較大，弟子就帶他們搭飛機，其他人包遊覽車或搭花蓮輪¹⁷。記得二女兒在二十歲那年，她也有跟我們一起搭花蓮輪過去。

要去花蓮之前，慈濟的師兄們還會開小貨車，載我們跟金華寺的師父去大安港採海菜。海菜採回來後要洗乾淨，整理好，再加上菜乾，全部都一起送到花蓮去。

師兄車禍 上人來探望

一九八七年夏天，師兄發生車禍，跟一臺幼稚園的娃娃車相撞，受傷很嚴重，金華寺的師父還說，太嚴重了，應該救不回來。二女兒（高薰美）因此到金華寺



大甲地區早期委員與證嚴上人在靜思精舍合影。前排左起：張瑞蘭、許素芬、林素惠；後排左起：李文塗、高日華、吳本。（圖片／慈濟基金會提供）

發願，如果爸爸能夠復原，她就要去花蓮當志工。

師兄總共住院一個多月，後來回家靜養，我要照顧他，不能去花蓮慈濟醫院當志工，所以二女兒在十二月就代替我去了花蓮一個多月。她白天去醫院當志工，晚上幫忙抄功德會的捐款帳簿，假日就做蠟燭。¹⁸

我師兄發生車禍後，上人來大甲，還專程來家裡看他。他那时候仍然行動不方便，坐在床上靜養，看到上人來，非常高興；上人還告訴他，要好養病。¹⁹

從幕後走到幕前 培訓當委員

師兄在一九九四年七月因為肝硬化往生，當時他六十九歲，我六十五歲。有很多慈濟人來助念，那時候沒有分哪一區，可以說整個臺中都有人來助念。

後來林秀娥師姊跟我說：「以後如果有人要助念，我再來邀妳參加。」我告訴她：「人家有來幫我們助念，我也應該去幫人家助念，就等明年再開始參加吧。」林秀娥師姊又說：「要就現在，還等明年？」其實我師兄還沒往生前，我有時候也會去助念，也參加過義賣，就是沒有參加（受證為）委員。

開始助念後，我常常和吳本師兄的太太吳李暉油師姊，以及楊阿阮師姊、林鴛鴦師姊，四個人一起行動。林鴛鴦師姊已經往生了，她是一〇二歲往生的。

當時如果有人說：「還有一個地方，要再順便去嗎？」我們都說：「好啦。」就去了。有時候回到家，我大媳婦問我：「助念不是一個小時而已，怎麼去這麼久？」我就會告訴她：「我們又去另一個地方助念了。」就閒閒的，四個都是閒人。

大甲聯絡處成立之後，禮拜天我會去值班，那時候是在許素芬師姊那裡（大甲



二〇一五年五月十日，高齡八十五歲的高翁彩尉（左前），出席在大甲體育場辦理的浴佛典禮，並協助會眾虔誠禮佛足、接花香。（攝影／李弘文）



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大地震後，十月十七至十九日，大甲組慈濟志工輪值到埔里聯絡處承擔簡易屋工地香積工作，高翁彩尉（左三）也前往支援。（圖片／慈濟基金會提供）

鎮光明路二〇八號)²⁰，我師兄往生後，我還是再去。李居士跟吳本師兄叫我受證當委員，我說：「不要啦，你們如果在忙，就叫我，我就出來，這樣就好了。」這一年跟我這樣說，我不要，過一年又跟我說，就這樣一直追著我，一直打電話給我，要我出來受證。

我又告訴他們：「年輕人喜歡出來，就讓他們出來啦。」他們說：「年輕人，年輕人要再調查（評核之意）」²¹啦。」我說：「我不用調查喔？信任我到這樣的程度，好啦，好啦。」我就是這樣才出來的，所以是師兄往生後，我才參加培訓。

要當委員，要去臺中分會訓練（上培訓課）。有一次遇到剛好來臺中辦事的紹惟師²²，他聽到我要接受訓練，就問：「妳怎麼還要訓練？」我說：「他們說要受證，就要再訓練。」人家既然說要這樣，那就要照著做。

培訓課有安排三天的花蓮尋根，因為大女兒住院，我要去照顧她，就沒有參加，後來還是有順利拿到委員證（一九九八年）。師兄在世的時候，我算是他的幕後，他往生之後，我被推薦出來了，委員號就是用他的二十二號²³。過去他募

的會員也改成我的會員，不過有的會員老了，有的人往生了，搬走的搬走了，只有幾位還繼續在繳功德款。

我比較不會募款，當初覺得自己比較閒，就到花蓮慈濟醫院當志工。因為去一次就要一個禮拜，年輕的志工通常都有家庭要顧，有的要上班，而我的媳婦把家事都打理得很好，讓我可以放心出門。現在，我心裡最懷念也最想要做的，也是到花蓮慈濟醫院當醫院志工，可以跟著大家一起用餐，一起去做事，那種感覺很好。

難忘花蓮慈院當志工

記得第一次去花蓮做醫院志工的時候，我是自己一個人搭火車去，但是我一點都不擔心，因為到精舍，就像在走家裡的廚房，很熟啦。我沒有搭上最早的那班火車，是搭十點多的那班，到花蓮的時候，天已經黑了。

火車到站後，要換搭公車到康樂村（精舍所在地），因為外面天色暗暗的，我看不清楚，所以拜託司機，如果康樂村到了，要告訴我說。我看到車上的人一站一站地下車，心裡也跟著緊張起來，就去問司機：「現在到哪裡了？」他說：

「到康樂村了。」我才趕快下車。

下了車，咦！那棵樹怎麼不見了？對面的店、草寮，也不見了！這裡是康樂村嗎？精舍在哪裡？天色已經這麼晚了，我趕緊問路旁的住家，在他們的說明下，才順利走到精舍。本來以為是走廚房，看到樹不見了，賣東西的草寮也不見了，才發現景物都改變了。

還有一回是過年初二，我腰椎痛，身體一動就痛，只能躺在床上。這時床頭的電話響了，是簡玉春師姊打來，她說元宵那時的花蓮慈院志工缺人，問我可不可以去。因為腰很痛，我原本是不敢答應，但聽到沒有人可以去，心想還有十多天，而且腰應該也不會痛那麼多天，就答應她了。她又提醒我，初五要去分會（現民權聯絡處）拿資料和開會。

初五那天，我沒辦法自己走路去搭公車，就叫老三（高銘遠，大媳婦的第三個孩子）載。進到分會時，腰還是很痛。看到會所的佛像，我就跪下去拜了三拜，起來之後，竟然沒感覺到痛了。後來走來走去，真的也都沒感覺痛，甚至可以自己坐車回大甲，還從車站走回家。這要講給人家聽，人家可能也不相信，但，這

是真的，真的很神奇。

我是到最近十年才沒有去花蓮慈院當志工，八十幾歲時都還有去，因為冬天太冷了，還要自己再帶被子。我也去過大林慈院做志工，是這幾年才沒有去，後來也有去臺中慈院做醫院志工。

年歲已長 隨喜做慈濟

現在沒有辦法去做長時間的勤務了，只有去臺中慈院做志工，換成做一天的，一次做一天。最近一次要去做一天的，我在樓上等人來載，一樓的門關著；我都是依照時間執行，時間到了，就快點下樓。可是那天打開門都沒看到人，還以為是年輕人睡過頭了，後來才知道是他們到我家卻沒按門鈴，就放我鴿子，兩個人先走了。

這幾年，我的耳朵漸漸重聽，沒辦法接聽電話，值班也沒什麼工作適合我做，所以就做隨喜的，想去再去。不然，電話不敢接，人家來，也不敢去接觸，只好帶著咖啡、糖果、餅乾跟大家結緣。我都是星期五下午值班，這陣子已經沒有去



高翊彩（右）經常到花蓮慈院、大林慈院及臺中慈院等地承擔醫院志工，一直到近幾年才因年紀大、行動不便而停止。圖為二〇〇七年二月一日，時年七十七歲的她，在臺中慈院當醫院志工時留下的身影。（攝影／盧有福）

了，不想在那裡佔一個名義。

我也在長青班上日語課，因為以前讀的都忘記了。反正現在閒閒的，就開那臺「賓士」（四輪電動代步車）去。

我小時候在臺中讀書，現在二兒子、二女兒都住在臺中，我有時候也會去他們那裡。坐車去臺中，要換兩次車，都是自己去；我很會坐車，這樣坐、那樣坐，我都會，但是現在腰在痛，暫時不能去了。

聽進師父的話 做到不能做

我從年輕身體就不好，沒想到可以活到現在，也已經九十三歲了！前一陣子（二〇二二年二月），聽說上人要買疫苗²⁴，缺很多錢，我就趕快拿兩千元去捐。有一個星期五，想要再幫四個曾孫，每個人各捐一千元買疫苗，就拿錢去大甲聯絡處。

剛好隔天要迎新慈誠委員，大家都在裝椅子的腳套，我就幫忙裝。裝好了幾張，已經沒有椅子了，我就要再去拿椅子來。在拿的過程中出力，只拉了兩次，椅子沒拉出來，第二次只好鬆手，結果回家後，腰就痛得吃也吃不下，睡也睡不著。

我在心裡對著上人說：「師父，我的業力很重，就連佛菩薩也不能代替我痛。」痛得就像針在扎一樣。後來去看醫生，說是骨頭壓到神經，我心想，我的身體難不成是紙糊的？只出一下力而已，況且我又是去做好事，怎麼會惹上這一場病？

這次的痛，吃藥也沒有用，後來醫師告訴我，不是閃到腰，是腰椎骨受傷，要



為慶祝慈濟成立五十周年，大愛臺於二〇一六年三月五日，在大愛臺、臺中靜思堂、高雄靜思堂、花蓮靜思堂等地連線，錄製四十八分鐘的特別節目，高翁彩尉（左）在眾人掌聲中進入臺中靜思堂。（攝影／周士龍）

去照X光。結果是骨質疏鬆（壓迫性骨折）去壓到神經，後來才住院灌骨水泥。唉，消業障啦！

做慈濟四十幾年了，我覺得很高興。早期的時候，上人很忙，我有事情都不敢去問他，都是在心裡求佛菩薩。比如要去訪貧，不知道路，就請佛菩薩來幫忙帶路；身體不舒服了，也不敢去吵上人，都只是求佛菩薩保佑。就如金華寺的師父說的，佛祖不會誤人，也不會怕被人吵。因為上人太忙了，身體也不好，就只好吵佛

菩薩。

上人常常提醒我們「對的事，做就對了」，所以我本來想，有皈依上人就好了，沒有想要當委員，反正要做什麼事，直接去做就好了。人家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，我就去做；不會做的，就不要去做，不要去佔一個位子。上人還要我們「多用心」，我都有聽進去，才一直沒有離開慈濟，不然師兄往生後，我就不會再出來了。現在只想，就這樣順順地過日子就好。

TZU CHI FOUNDATION

1 即「一九三五年新竹—臺中地震」，發生於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清晨六時二分，芮氏規模七點一，震央在臺中市北北東三十公里處的大安溪中游，是臺灣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地震災害；又名關刀山大地震或屯子腳大地震。資料來源：蔣正興，〈回顧一九三五年新竹臺中地震〉，《科博館訊》三三二期（二〇一五年七月），頁六。

2 全名為「臺灣省物資局臺中辦事處」，位於臺中市市區成功路上的舊豐中戲院旁，即成功路與綠川東街的轉角處，今已廢棄。資料來源：余如季，〈快門時機系列：臺中〉，國家文化記憶庫（二〇二二年三月四日），<https://pse.is/466wdn>（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檢索）。

3 臺中幸公學校於一九四三年遷移校址，校名幾經變更，於一九六八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後，更名為「臺中市北區篤行國民小學」；舊校址今為居仁國中。資料來源：篤行國小官網，<https://pse.is/42y8z2>（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檢索）。

4 日本帝國進入戰爭時期後，對各項農產物的統制配給政策，以主要糧食為首要重點。一九三九年四月，日本頒布「米穀配給統制法」，廢止「米穀交易所」與「正米市場」；正米市場類似股票市場與期貨交易的概念。新設立「日本米穀株式會社」，一元性地經營全國米穀市場，管理米穀交易商。資料來源：黃仁姿，〈戰爭與糧食：二戰期間臺灣糧食管理體制的建構（一九三九—一九四五）〉，《國史館館刊》第五十二期（二〇一七年六月），頁三八—三九。

5 指傳統大甲帽，是指以大甲、苑裡一帶農家栽培的大甲蘭草為原料所生產的草帽。

6 李文塗居士，臺中大甲人，居住花蓮期間，曾到訪靜思精舍向證嚴上人請益，不久後即皈依上人座下，獲賜法號「思齊」，委員號二十二，是慈濟第二位男眾委員；工作之餘，投入探訪、慰問貧民及研究佛法。一九七〇年因故回到大甲，也將慈濟志業帶回發揚，並在金華寺成立佛教正信會，接引高日華等人加入慈濟。後來，李居士轉向鑽研佛理，大甲慈濟會務轉由高日華處理，委員號也由高日華承繼。

7 高翁彩尉的皈依證書上載明，皈依時間為「民國六十五年夏曆七月二十九日」。

8 高日華皈依取法號，以及交際應酬、肝硬化的內容，是由二女兒高薰美協助說明。

9 茲擇錄李居士給會長稟函如下：自從（農曆）八月十一日，師父駕臨大甲，慈悲允許贈予世尊舍利，給我們供養，蓮友

們都法喜充滿，更加虔誠修持懺悔，更加做有意義善事……又：李思齊居士與虔誠佛教徒四十餘人，乘坐遊覽車於本月二日（農曆十月二十二日）下午抵達靜思精舍，在抵達樂村進入精舍路口，佛徒們便三步一拜，虔誠的魚貫抵會。資料來源：〈大甲佛教正信會 迎世尊舍利供奉〉，《慈濟月刊》一三四期（一九七七年十二月），頁一五。

10 佛教徒修行方法之一，有第三步一拜，也有一步一拜，常見於信徒到名山寺院禮敬參拜佛菩薩時的朝拜活動中。

11 一九六九年至一九八八年，慈濟年年於農曆三月在靜思精舍舉辦佛七法會，以此修持功德，迴向所有愛護慈濟的善士大德，並慶祝周年慶；一九八八年為最後一次舉辦，此後因精舍空間已無法容納年年增加的與會大德，故自一九八九年起停辦。其間亦曾停辦兩次：一九八一年慈濟十五週年因精舍內部整修停辦；一九八六年慈濟二十週年，因籌備慈濟醫院啟業停辦。資料來源：慈濟年譜資料庫。

12 慈濟人稱濟助個案為「照顧戶」、「感恩戶」。稱為「感恩戶」，是源自證嚴上人對志工的教導，慈濟的訪視精神是尊重生命，而非不情願或輕視、草率地施捨，是要抱持著歡喜、感恩、尊重之心，以溫和笑容與親切言語來用心關照個案的自尊心。因為有受助者示現貧、病、殘等苦相，讓布施的志工警惕世間無常，從而知足惜福，成就愛心，所以要感恩受助者。

13 大甲金華寺主持正定法師致力人間佛教，社會慈善事業，對地方建樹頗多，深得地方善信敬重。多年來尤全力支持佛教經濟事業，不但將金華寺作為慈濟大甲地區每月發放場所，並時時呼籲諸方大德響應贊助。慈濟於一九七八年在金華寺成立發放據點，發放日期為農曆每月初一，濟助範圍分佈在彰化至苗栗竹南之間。大甲地區的受濟戶絕大多數是孀寡婦女，或有稚子、殘老家屬需照護，或需外出做工維生，為了方便她們的作息，發放是採隨到隨取的方式，大致由清晨六時至下午六時左右。但是有些受濟戶無暇前來或臥病在床，則需由高日華委員利用假日時個別發送；前來領取發放的貧戶中有不良於行的，高委員則以米票折換現金發給，務使受濟戶便利為先。資料來源：《慈濟月刊》一六五期（一九八〇年七月），頁一八；《慈濟道侶》一一四期（一九九〇年九月十六日），第二版。

14 上人在藥師法會開示說，慈濟歷來每月發放日都在農曆二十四日，獨有冬令發放在二十三日，是因為臺灣風俗中，臘月二十四日是家家戶戶年終大掃除的日子，為保存這項純樸、美好的習俗，所以冬令發放提前一天舉行。資料來源：善慧書苑，〈隨師行記：一九九九年二月八日〉，《慈濟月刊》三八八期（一九九九年三月），頁八五。

15 一九八〇年二月一日，北迴鐵路全線通車。

16 應為一九八三年二月五日的冬令發放，此次發放日也是花蓮慈濟醫院國福里建地動土的日子，為減省準備素宴的人手及花費，當日午餐改以素便當取代素宴。資料來源：《慈濟》月刊一九七期（一九八三年三月），頁四一。

17 花蓮輪於一九七五年七月首航，往返基隆花蓮間；北迴鐵路開通後旅客銳減，一九八三年九月停駛，自此走入歷史。

18 此段由二女兒高薰美協助說明。

19 此部分由翁師姊的大媳婦協助說明。根據《慈濟》月刊第二五三期第八頁紀錄，上人到大甲探往高日華的時間，是在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四日。

20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六日，慈濟委員許素芬及其家族，提供位於大甲鎮光明路二〇八號的地點作為慈濟會所，慈濟大甲聯絡處正式成立。後因租約到期，一九九九年三月一日，大甲聯絡處搬遷到大甲鎮光明路一四〇號三樓；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三十日，位於新政路的大甲聯絡處終於落成；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改建完成的大甲靜思堂正式啟用。資料來源：洪玉鳳、許秉瑜，〈不畏無常用心守護大甲人的家〉（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九日），慈濟數位典藏資源網（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檢索）。

21 慈濟委員在培訓過程中，要經過資深委員評核，通過後才能報准受證。

22 即是德慈法師。生於一九三四年，臺灣花蓮縣新城鄉人，一九六四年依止證嚴上人，法名悟雲，字德慈，號紹惟。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圓寂，世壽八十七，僧臘五十七歲，戒臘五十五載。身為靜思大弟子，以身作則領眾勤耕勞作，維持僧眾的修行與生活，上人肯定他「守護家風，樹立典範」。而其一輩子修行功夫，完全用在「扶疏增長」上人創建慈濟大乘志業。

23 夫妻同為慈濟委員時，不論受證時間孰先孰後或同時受證，皆是共用一組委員號。

24 慈濟基金會購買五百萬劑BNT德國原廠疫苗，全部捐出做為民眾施打之用，並於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與上海復星完成採購及捐贈合約簽訂。資料來源：慈濟基金會，〈慈濟基金會完成採購及捐贈BNT疫苗合約簽訂〉（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），慈濟數位典藏資源網（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檢索）。